甘棠絮语

是一件美好的事 有所期待

■ 张燕峰

清晨推开窗，潮湿的风裹挟着丁香花神秘的清香涌进屋子，枝头未绽放的花苞轻轻颤动，像是在幸福地颤栗，耳畔传来几声麻雀清脆的啁啾声。这一刻我忽然想起三毛的话：“人活着真是件美好的事，不在于风景多美多壮观，而是在于遇见了谁，被温暖了一下，然后希望自己也成为一个小太阳，去温暖别人。”有所期待，正是让生命成为小太阳的燃料。

期待是藏在时光褶皱里的小甜蜜。小时候，我总喜欢站在花坛边看那一株株风姿秀雅的花，默默计算它们开花的日子，闭眼想象它们开花时花团锦簇蜂飞蝶舞的动人场景，心中就像啜饮了甘霖一样甜蜜。当清晨的露珠在丰腴的花瓣上滚动，我觉得自己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后来求学异地，总是期待手持成绩优异的报告单回家，便有了日复一日持久学习的动力。这些期待就像串起岁月的金线，让平淡如水的日子有了别样的芬芳和美丽。诗人艾青在《我爱这土地》中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对生活的期待，何尝不是源于这份深沉的热爱？

历史长河中，无数璀璨星光都因期待而闪耀。司马迁身受宫刑仍心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期待，历时十三载终著成《史记》；袁隆平心怀“把饭碗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上”以及“让天下人都吃饱饭”的期待，才甘愿在田野里奔走、在实验室研究，近十年的孤独寂寞终于换来了杂交水稻的横空出世。哲学家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而期待，正是让生命起舞的旋律。它让我们在困顿中看见希望，在山重水复的凄迷中发现柳暗花明的曙光，把漫长寂寥的岁月酿成一壶值得珍藏的芳醇佳酿。

期待也是人与人之间最温柔的联结。去年深秋，邻居阿姨总在黄昏时分站在小区门口翘首张望，原来她在等待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归来。当那个身材修长文质彬彬的年轻人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出现时，阿姨沧桑的脸上绽放的笑容比秋日晚霞都要灿烂动人。这种等待中的期待，让无形的牵挂有了形状，让沉默的爱意有了重量。正如《诗经》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美丽遥想，或是“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深情憧憬，人类最动人的情感，往往诞生于期待的土壤。

当然，期待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脚踏实地的向往。就像候鸟期待春天，必先积蓄飞越千山万水的力量；种子期待发芽，需在泥土中默默扎根。期待是给生活埋下的彩蛋，是对未来许下的温柔诺言。它让我们既能安于当下的平静，又永远对明天心怀热望。

暮色四合时，我又望向那株丁香。花苞依然矜持地闭合着，但我知道，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它终将绽放出满树艳丽的繁花。这世间的美好，大抵都遵循着这样的规律——在期待中酝酿，在等待中勃发，最终以超越想象的姿态，惊艳所有时光。而我们要做的，便是怀着这份期待，在岁月里且行且歌，让生命的每一刻都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红藕香残玉簟秋

■ 魏咏柏

故乡的秋，是踩着露水悄悄来的。早起推开门，雾气还没散干净，远处那口藕塘，像块被人忘在田埂边的青玉，静静卧在刚割过的稻茬地里。

我踩着湿泥巴往塘边走。夏天那身鲜亮衣裳早就褪了色，荷叶边儿卷着焦黄的锈痕，活像叫秋风烫着了嘴唇。水面上漂着几片花瓣，粉白褪成了旧纸色，边儿打着蔫儿的卷。有颗露珠在一瓣残花上滚着，颤巍巍的，不知盛的是塘水，还是昨夜的月光。几根枯梗子硬生生戳破水面，瘦骨伶仃地支棱着，像是谁遗落的笔，蘸着秋风在写绝笔信。

真正绊住脚的，是风。它贴着水面溜过来，冷不丁送来一缕味儿。那气息淡得可怜，凉丝丝的，混着一丝难以察觉的苦，稍不留神就散了。非得屏住气，定住神，才勉强逮住这游魂似的残香。盛夏时熏得人脑仁疼的荷香，竟瘦成这么一缕游丝。风过枯茎，“嗒”一声轻响钻进耳朵，像有根无形的弦绷断了。

忽然记起，暑气最重那会儿，我在院里竹席上躺过。贪恋那席子贴着脊背的一点凉意，看满塘荷花在月光底下浮沉。那凉是温吞的，如今想来，竟像上辈子的事。

正盯着水波里打转的一片残瓣出神，想凑近些看，一阵野风斜刺里扫过，那伶仃的花影倏地碎了，眨眼沉入墨绿的水底。风头一转，竟裹来一股霸道的新稻香，混着湿泥的土腥气，不由分说冲散了鼻尖那点清冷的藕塘魂。

抬眼望去，塘对岸泥水里立着个人影。是捞藕的东山伯。他赤脚踩在紫云英沤烂的泥淖里，裤管卷到大腿根，糊满了深褐的泥浆。只见他猛一弓腰，上半身几乎扎进黑泥里摸索。塘水“咕嘟咕嘟”翻起泥泡，不多时，一截沾满黑泥的粗藕被他从烂泥里生生拽了出来！那东西刚离水，裹着的泥浆在稀薄的秋阳下，竟忽地泛出温润的光。

秋哪里只是败家的浪荡子？它更是藏东西的好手——把夏日的精魂封进低垂的莲蓬，摁进冰凉的淤泥里。东山伯手里那截藕，泥壳下分明藏着莹白的玉臂；枯梗上悬着的莲蓬，莲子鼓胀如凝固的墨点。

往回走时，衣袖扫过塘边的野蓼，沾了一袖口冷湿的水汽。风钻进后颈，激起一层细密的凉意。

傍晚歪在院里的竹席上歇乏，后背刚挨着篾片，一股寒气“嗖”地顺着脊梁骨爬上来——这凉气钻心，正是白日里藕塘深处，秋风掠过枯荷梗时，钻进骨头缝里的那种寒。

人算节气总出错，骨头却记得真切。席子上的凉是秋亲手递来的契书，要拿骨血作押，才肯盖下霜降的印。

人在旅途

“野老泉”的东坡遗韵

■ 汪国山

都昌县鄱阳湖南山4A级风景区的南山半山腰处，有“野老泉”景点，成为一方胜景。单就景致来说，一岩一潭而已，说不上多惹眼，但其景人文底蕴丰厚，有汉武帝时的野老传说，有苏东坡的题名岩刻，不妨一探。

“野老泉”的传说是：汉代有一皓发老翁，倚壁搭棚居于南山泉旁，采药炼丹为百姓治病，有妙手回春之力。可无人知晓他姓甚名谁。西汉某一年，汉武帝刘彻南巡，途经鄱阳（今都昌县）。汉武帝在历史上是个很有作为的君主，距今2100余年前统治天下54年的他：文化上尊崇儒术，对外派卫青、霍去病多次出击匈奴，迫匈奴远徙漠北；命张骞出使西域，沟通汉朝与西域各国联系。晚年的汉武帝迷信神仙，热衷于封禅和郊祀。他慕名前来寻访鄱阳老翁，想请老人出山为官，可老人坚持不就。次日再请，老人已不知去向，唯留这清泉一泓。刘彻不胜感叹，称此老为“野老”。后人由此而将都昌南山这泉唤作“野老泉”。

这个故事的版本在南山风景区关于“野老泉”得名的介绍里略有差异。景区标识牌介绍，汉武帝慕名来请白发老人出山，某一天亲临鄱阳南山岩前，只见岩石雄峙，岩洞不开，不见老人踪影。汉武帝很是扫兴，只好借宿南山古寺。半夜过后，他做了个梦，梦见一位鹤发老者，对他笑道：“我叫野老，平生荣辱任去来，只求清泉洗心扉。”汉武帝醒来将这泉赐名“野老泉”。

一代文豪苏东坡元丰七年（1084年）在游历过湖口石钟山后顺鄱阳湖来到都昌南山，留下了都昌人耳熟能详的名篇《过都昌》：“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水隔南山人不渡，东风吹老碧桃花。”又将泉名题之于壁，“野老泉”之名也就越发传开了。关于苏东坡题“野老泉”，景点旁有一块20世纪80年代嵌于岩壁字迹已漫漶的小青石，有简短文字介绍：“宋元丰七年（1084）苏东坡游此，见岩下石缝中出泉水且清冽甘美，虽大旱不干，爱此泉，乃手书‘野老泉’三字刻于岩石上。”摩崖石刻斜上方，另有“南山”二字，字风与“野老泉”同，方正朴拙。没有记载说苏东坡单题了“南山”二字，估测是后人在他的《过都昌》七绝手迹中“水隔南山人不渡”一句中，临摹了“南山”二字于岩上。

苏子携剑题野老，且引后人吟古泉。明代南康府判兼都昌县事徐登泰吟《野老岩泉》：“石骨溢清泉，冷冷注江浒。野老爱幽栖，酌泉洗心腑。荣辱任去来，漱枕自寒暑。”明代都昌教谕邵达道亦有《野老岩泉》：“岩前如绣草芊芊，下有飞泉百尺悬。石窦雨余翻蟹眼，潭心日暖喷龙涎。自从混沌分源候，便是潺湲赴壑年。几许登临思无尽，欲将洗耳听钧天。”明代邑庠生余恒简的五绝《野老岩泉》曰：“松根银练细，石窦玉弦深。饮罢时箕踞，悠然巢许心。”此诗中，将“野老”与尧时隐者巢父、许由相类比。清初时都昌知县郑州玺吟《野老岩泉》：“寒泉清冽覆云烟，涤尽尘劳不记年。惟有伊人称野老，至今留字在山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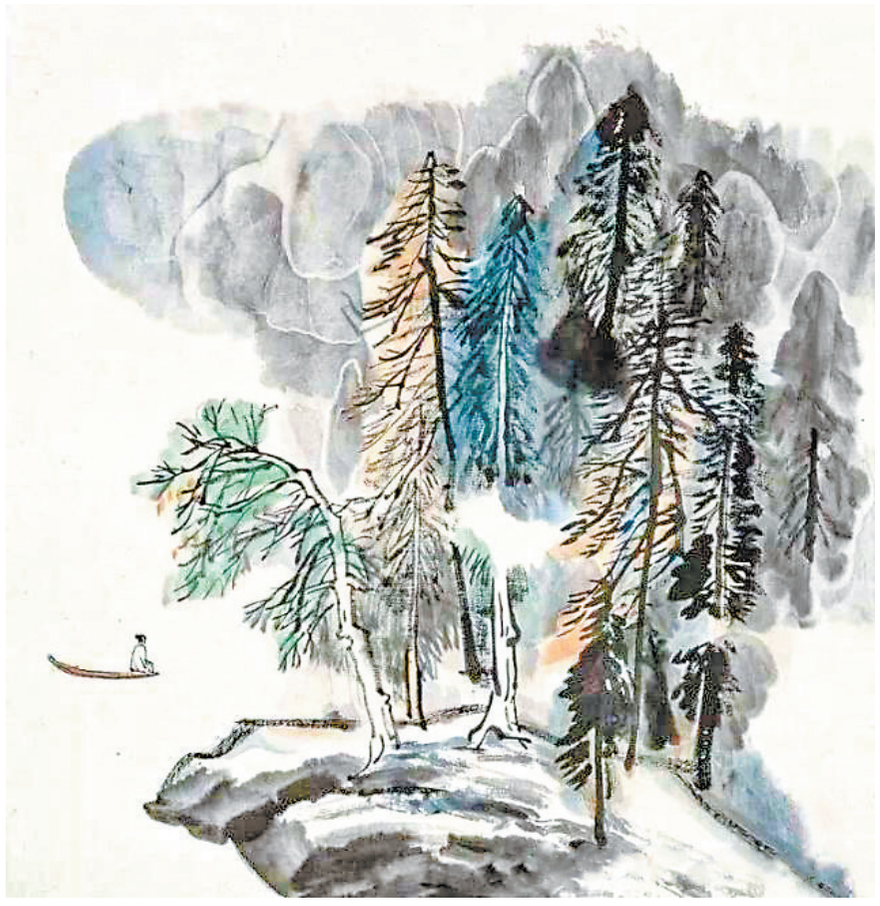
不少诗人在诗中将苏东坡题“野老泉”入诗意。清代都昌举人邵孔谕有七律《野老岩泉》：“石液流云绕径斜，净含冰玉绝泥沙。滋将叠翠依岩草，漾出轻红坠涧花。野老携来思洗耳，仙僧汲去试烹茶。个中滴滴源头远，浥注楼台一万家。”此诗结句化用苏东坡的《过都昌》句“灯火楼台一万家”。编过《白香词谱》的“天香居士”舒梦兰（1759~1835）是江西靖安人，他嘉庆年间来都昌游历南山后留下两首《题野老泉》：“石罅一泓明似玉，曾洗坡仙倦游目。壁间题作野老泉，自喜身名杂樵牧。”和“我后公生七百年，亦来卧饮云上泉。湖光万顷入杯水，却是黄花九月天。”安徽泾县人吴鸾进士出身，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任都昌县令仅一年，是年吴县令吟了首《野老泉》，诗中多处由“野老”拓伸到苏东坡的“迁谪事”。全诗曰：“偶然宾主集东南，渡口桃花绿正酣。品出名泉谁第一，得来好友恰成三。文章坡谷时无敌，鱼鸟江湖性所耽。莫话纷纷迁谪事，宜州音讯阻雷儋。”都昌清代进士黄友华有两首《野老泉》，其一为：“石上名泉琢方玉，净洗山人看山目。山中野老更何人，我亦生涯似樵牧。潮生水落年复年，沧桑不到云中泉。谁能识得仙源路，薄暮空潭即洞天。”其二为：“南山名胜据东南，一滴清流万绿酣。倚石安禅门不二，举杯邀月客成三。神宗有道犹难悟，野老忘机信可耽。若使仙坡同此意，也应无事到琼儋。”很明显，黄友华在诗艺上说不上上乘，“其一”是仿了吴鸾的《野老泉》，“其二”又仿了舒梦兰的《题野老泉》。

从明清时期的雅士吟咏南山野老泉的诗作可以看出，古时的野老泉有“下有飞泉百尺悬”的喷涌之态，有“举杯邀月客成三”的泉域之旷和泉水之澈。如今游人见到的野老泉，只是围了石沿的泉眼、设了飞檐的泉掩，但其源头，却是亘古不变的活泛。

人生感悟

在山里

■ 冯敏生



你找不到我，我去后山了。

沿着一条清澈明亮的小溪流，向山谷深处走去。

清澈透亮的溪流，将青山分为两半。一半是山，另一半也是山。

生命如此拥挤，如此烦扰，真正属于自己一个人宁静的小角落，实在是太难找了。我常羡慕李白先生“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那种自由自在快乐的山水生活。于是，我也想去踏水观山，期待在大自然生命的夹缝里，寻觅一个没有人烟，没有喧闹，属于我自己的宁静与自在。

此刻，溪流是我忠实的向导。我和大黄狗“阿黄”，沿着“叮咚叮咚”的溪流，向山中进发。走着走着，在前面开道的阿黄，忽地从树丛里惊飞一只蓝羽毛红嘴唇的叫不上名字的鸟儿 ，“扑棱” 一声从头顶上飞过，逃向遥远的山脊线。

早晨的阳光。还在山峰尖儿上。河谷静极了，只听见溪流在脚下树荫里潺潺地流动着。溪水顺着山势，弯弯曲曲流淌着，不时地撞击河床岩石发出悦耳的声响，时而像是一双纤手在轻轻地抚弄着琴弦；时而像是在窃窃私语，时而像是在浅吟低唱。缠绕在溪边树丛上的野刺梅，绽放出无数朵粉色的小花朵，“牛角藤”上倒挂着一串串玛瑙似的小红果儿；山棉花宽大的叶子上，闪烁着点点晶莹的露珠。蝴蝶在金银花上翩翩起舞，黑蜻蜓在绿油油的薄荷上站立，与溪水，相映成趣，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自然地入诗入画。

这个名叫柳沟峪的山谷，几乎从地图上找不到。山谷越来越狭窄，抬头仰望，湛蓝的天空只有狭窄的苇席那么大，有两三朵闲云在飘动。阳光斜射进树林里，道路浓荫匝地，树林里，许多无名小野花们，在我脚下，红白相间，一簇簇，一堆堆，随意地盛开着。挺拔的橡树、青冈树，野生合欢树，开枝散叶，随风婆娑摇曳，发出“飒飒”的声响。

没有人知道我去哪儿了，我一个人去后山了，开启了我一个人的旅程。进山本无意，只想一个人随心随地地行走。阿黄晃动着尾巴，在前面开路，它不时从树丛里赶出一只山鸡，抑或从树丛里赶出一只小野兔，之后，山鸡、野兔等小动物们，惊慌失措地钻进丛林里去了，看不见了。

我在山谷里没有遇见一个行人，静得只听得见自己的呼吸声，以及脚底下发出踩踏枯叶“沙沙”的声响。

山路忽然一转，前面豁然开朗。有几片葱葱绿绿的庄稼地展现在我眼前。碧绿的庄稼地，围绕着两三户山里人家。白墙蓝瓦的房屋上，绿树红花掩映着，青青的翠竹林偎依着。没有看到村里人，只听见偶尔传来几声鸡鸣犬吠，以及屋后半山腰“哞哞”“咩咩”几声牛羊的叫声。

我和阿黄继续向山谷深处行走。走着走着，突然，听见前面传来阿黄“汪汪”的叫声。我遇见一位老采药人，他来自身后的山里人家。他肩上背着采来的一大捆中草药，全身上下散发着中草药的山野气息，沧桑的脸上铭刻着山林浸润留下的皱纹，他向我微笑着手指向前面说：“别往前走了，山里边没有人！”我挥挥手，笑着回答说：“我就想去没有人的山里边！”

这时，山谷越来越狭窄，树林越深，林间的光线越来越暗，山路越来越窄。不一会儿，来到山谷深处一片平坦宁静的树林里。这可能是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老橡树、老青冈树，混杂着马尾松、油松和白桦树，虬枝苍干，苍老的葛藤交错缠绕在老橡树上。黑皴的树皮老藤上，长着绿油油毛茸茸的苔藓。潮湿林间，遍布白的、黄的、红的野生菌类。偶尔看见有野猪、獾猪搜寻果实翻动的痕迹。由于林间的湿润，几截横躺在地上的枯橡树干上，长着一丛丛黑得发亮的黑木耳，如同猫咪可爱的耳朵。中午的太阳光照射在林间，犹如洒下几道细长的金丝斜线，使树林里显得格外静寂。令我惊喜是，在树林间，发现几种久违的中草药，蓝色的桔梗花，一朵朵喇叭状的花朵站立在枝头，黄芩花盛开串串紫色的小花朵，野生太黄展开那宽大的叶子。从春天到夏天，森林里的所有的植物，仿佛都铆着劲儿，一场场雨后，蹿得老高，枝繁叶茂，那种强烈的生命力，就像律动跳跃的火焰，积极、扎实、恬然、自在、宁静。

清澈的溪流“哗啦哗啦”经过一道耸立的山崖之间，形成一道小瀑布，在山林旁边形成一个小水潭。水潭清澈见底，如女子妩媚明亮的大眼睛。口渴了，用树叶舀水喝；身体燥热难耐，脱光衣服，在水潭里舒舒服服地洗澡，坐在青石头上，沐浴着山间清新的风，高声诵读庄子的《逍遥游》，也学习一下李白先生，将衣服挂在树梢上。因为林间除我自己之外，别无他人了。我独自行走山林，在树与树之间穿行，拍拍这棵树，抱抱那棵树，体验林间的幽静，呼吸花香松风；背靠大树，眺望峰峦间云雾缭绕， 聆听山间溪流鸟鸣。我在林间静思，想了许多，我想过往，想将来，学习庄子的《逍遥游》，既想成为海里那条鱼，又想成为天空展翅高飞的鸟。我还常这样想：“如果时间能倒流的话，我想抱抱童年的自己。”

此刻，我在山林这个偏僻的角落里，找到了宁静的自己。我坚持忠于自己，我是我，我成为我，我仿佛另赋新生，成为一棵树，或者一棵草，或者成为大树脚下一朵小花朵，或者小蘑菇，自然地融入山林宁静自由的怀抱里了。

我去后山里了，你找不到我。

就让门前的花儿招待你吧！

诗露花语

画画（外一首）

■ 夏泽民

一大清早
我来到博阳河畔
学画画
想画一幅家乡的天空图

我用远山支起天幕
用海水蓝做底色
用太阳做调色盘
用云做素材

风是一支灵动的画笔
精通素描、泼墨和彩印等手法
我调动它
画出一群羊、一条龙、一只风筝、
一只虎头鲸
和一座座雪峰

雪峰与雪峰之间
我画一条清澈的小溪
溪水中，小鱼不停地游弋

每画一笔
我都交出柔软之心
每画一笔
我对家乡又多出一份眷恋

一群白鹭从天空中飞过
我顺便用它做了我的落款
而那枚新月
刚好成了我的印章

黄昏独坐

独坐山巅
任凭我怎么表示不舍
落日还是跳下了悬崖

一只白鹭
替我送走落日
又替我送了一程黄昏

风不停地噢身边的草
又来噢我的头发
我们都有一颗卑微的心

我的眸中装满泪水
只为今晚
等那只纤细的月亮
摇橹而来

其实，月光下
我并不知道
如何在万声虫鸣里
摘录一篇李叔同的《送别》
盘活那一句：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